

快报记者江都摸底秸秆焚烧

当地农民说:浓烟堆在头顶上,像放原子弹



只有给秸秆找到好的出路,才能从根本上杜绝秸秆焚烧 新华社发

这股笼罩南京城的浓烟是哪来的?专家此前猜测极有可能是苏中地区农民大规模焚烧秸秆所致。昨天,记者赶到南京以东100多公里外的江都实地采访,试图找到此次事件的“元凶”。

“到处烧,像放原子弹”

记者出南京城沿宁通高速公路驱车向东,行驶到六合横梁附近时,就时不时能看到车窗外出现大片黑乎乎的农田,一股焦糊味也随之飘进车里。从横梁一直到江都,路两侧许多稻田都留下焚烧的痕迹。天空灰蒙蒙的,村庄、房屋、树木、河流都被烟雾罩着,看不真切。

在江都市仙女镇一片焚烧后的农田边,几位农民皱着

眉头,形容前天大规模焚烧秸秆的场面,“那情形就像是放了原子弹。”农民张老汉说,“下午我骑摩托车从江都回村里,一路上到处浓烟滚滚,呛得我喘不过气来。大团大团的浓烟就堆在头顶上,散不掉,远看像原子弹爆炸,真是恐怖。”由于前天风力不大,气压低,烟一时无法消散,人们纷纷躲进家,关上门窗还感觉呼吸不畅,眼睛干涩。

几位老农说,秸秆一直在陆陆续续烧,只是前天的规模大,很集中。

赶在下雨前抢救急烧

为何要在前天集中大规模焚烧秸秆?江都市环保局人士分析,主要是农民们从天气预报获悉,扬州——泰州这一

线从前天夜晚起会下雨,而这片地区的水稻均进入成熟收获期,要赶在降雨前抢收,否则,万一阴雨连绵,水稻有烂在地里的危险。收割之后紧接着就点火焚烧秸秆,稻草灰可以肥田。如果不赶紧烧,秸秆一旦淋了雨,至少要晒3个太阳才能烧着,那样就会耽误了。一般来说,稻子收上来后,秸秆要晒得干透才好烧。因为担心被雨淋,许多农民等不及了,前天秸秆还没晒干就点火了,“闷烧”比干烧烟更大更浓。

当地污染指数升一倍

江都是农业大市,共有60万亩稻田。农民在稻子收割后,普遍焚烧秸秆用以肥田。前天集中焚烧给当地大气质量带来

重创。江都市环保局法宣科几位工作人员见到记者说的第一句话就是,“太呛人了,我们当时到靠近泰州的地方,浓烟刺得眼睛都睁不开。”

江都市环保部门监测的数据表明,从10月27日晚上11时至28日中午12时,大气污染综合指数是113,属于轻度污染;从28日晚上11时至29日12时,这一指数迅速上升到241,属于中度污染。也就是说,短短一天内,大气污染指数上升了一倍还多。

不用借助仪器,单凭感觉就意识到焚烧秸秆太严重了。昨天上午一上班,江都市环保局就派出由副局长挂帅的两个工作组,深入7个乡镇,督促各地严禁焚烧秸秆。

快报记者 赵守诚

化肥太贵,烧秸秆能肥田;秸秆能利用,但没人收 “不烧,你让我们怎么办”

“不用你说,我知道,秸秆好处多得很,烧秸秆污染空气,我们为什么还要烧?不烧没办法啊。”采访中,不少农民得知焚烧秸秆对南京造成了那么大的影响,感到很愧疚。他们甚至担心城里人会指责他们,“收集秸秆卖掉?没处卖不说,就算卖,也不够工夫钱,化肥涨价这么厉害,还不如一把烧了做肥料呢。不烧,你让我们怎么办啊?”

放把火省了好多事

刘老汉今年61岁,是种地的老把式。昨天,这位种了40年地的江都市仙女镇金陵村老农民,望着自家刚焚烧的稻田,心里生出许多感慨。“以前舍不得烧,现在没办法才烧。那时候穷,一家人烧饭得靠秸秆做燃料,如果有剩余的,还要喂牛,编草帘。就算是一根稻草也要从田里捡回来当个宝,舍不得浪费啊。现在不同了,家家用上液化气,干净又方便,秸秆派不上用场了,更别说编草帘了。耕地都是拖拉机,牛想找也找不到。”刘老汉说,秸秆不金贵了,没人稀罕了,也没那工夫把它从田里搞上来。

“秸秆不能烧,这个我们知道,政府也总在宣传,可是不烧没办法啊。”刘老汉说,过去用镰刀收割庄稼,地里留的秸秆茬子只有5厘米高,不影响犁田。现在普遍用收割机,只割掉稻穗部分,地里至少留有15厘米高的秸秆,拖拉机下田耕犁时,犁刀很容易被秸秆缠绕住,甚至被损坏。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办法,一是人工先下田铲掉秸秆茬子,可一个壮劳力一天只能铲掉5亩

秸秆,成本太高,铲掉的秸秆也没啥用,所以几乎没人愿意铲;二是用火烧,把秸秆烧成草木灰,既快当又省事,而且还田肥力大。两相比较,一把火烧光成了他们首选的方式。

“政府年年禁止焚烧秸秆,每到这个时候,村头都会贴出公告,说见到有人举报焚烧秸秆要举报,举报一个就奖励1000元。可是家家都烧,谁愿意出来举报呀?”刘老汉苦笑说。

一袋化肥一年涨百元

农民烧秸秆,根本原因还是种田赚钱太少,占家庭全年收入中的一半还不到。“不指望靠种田糊口,所以对田里的秸秆也看不上眼。”仙女镇农民李老汉说,他掰着指头给记者算了一本种田收支账:“种一亩稻田,需要8斤稻种,约30元。这还算小钱,复合肥支出可就不得了,今年涨价涨得厉害,50公斤一袋的,去年

是160块钱,今年是260块钱,这哪能吃得消?一把火烧了秸秆,就当省点买化肥的钱吧。更要命的是打药水,今年害虫特别多,往年一季水稻只要施三四次农药,今年施了十多次。再加上请收割机收割,一亩地要55元。总的加起来,种一亩稻成本要超过600元。老天爷帮忙,今年风调雨顺,收成还算不错,亩产能达1100斤,按9毛一斤计算,也只能卖出1000元左右。这样算下来,种一亩稻仅赚300元。”

李老汉一家5口人,有3人在江都市做建筑工,一年收入超过一万元。“只有到农忙时才回来收割,忙完了立刻回城干活,谁也不愿也没时间去铲除秸秆,有那工夫还不如打工赚钱来得快呢。”

“收集秸秆苦死人了”

在江都市仙女镇谊庄村,记者发现村头有一小堆刚收割上来的秸秆,“现在村里很少有人像我这样收集秸秆了,为这堆秸秆,可让我吃了不少苦。”农民毛大娘摇摇头说。

毛大娘家田少,5口人种了25亩水稻,收上来的粮食不卖,全留给自家吃了。前天,她与老伴、儿子忙了一整天,累

得腰酸背痛,才收上来一半的秸秆,束成捆,堆在屋后,“我用它烧饭吃,现在煤气贵,用现成的秸秆能省下不少钱呢。”毛大娘捧起一把秸秆说,“用秸秆炒菜、烧饭,可香着呢。”

“那你家里剩下的一半秸秆怎么办呢,准备天晴再收集吗?”

“不用,昨天傍晚就点火烧了。”

“为什么?不用它烧饭省点煤气费吗?”记者有些吃惊。

“夜里要下雨,秸秆淋雨后就要烂在田里,很难收集了,不如趁下雨前烧掉更肥田。”

期待政府扶持引导

采访中,许多人士向记者感叹,其实秸秆的用处很多,可以发电,作为小型发电厂的原材料;可以作为建筑纤维板,制成高密度的强化地板;可以打碎混入煤中,作为锅炉用煤;可以作为造纸原料。问题是秸秆在地里,农民不愿意收集上来,就算像毛大娘那样收集上来,也因为太分散,运费太高等原因,没人来向他们收购。秸秆加工的效益偏低,当务之急是政府尽快出台有效的措施,给予引导和补贴。

快报记者 赵守诚

记者探访传说中的污染源,揭开真相

城北化工厂泄漏?谣言!

前天,就在“烟霾”铺天盖地笼罩南京城的时候,另一场“迷雾”也在四处弥漫。“化工厂发生泄漏!”类似的提醒短信在网上,这类帖子也频繁出现。传言说得有鼻子有眼,一时又难以求证,搞得不少市民忐忑不安。真相到底是什么?昨天,记者实地走访了“传言”中的化工厂,结果谣言不攻自破。

网络、短信“传言”四起

“听朋友说,是南京栖霞一家化工厂发生了泄漏,我们都担心得要命。”前晚10点左右,家住迈皋桥的李女士收到来自一位朋友的“提醒”短信。“当时已经很晚了,孩子也睡着了,我们才没敢有什么大动静,但心一直提着。”接到短信后,李女士把家里的窗户挨个关死并仔细检查了一遍,想想还是放心不下,于是给快报打来了电话。记者就自己掌握的情况,给她做了解释和安慰,她才稍稍放下心来。

昨天上午,李女士再次打来电话,说很多朋友和同事接到类似的短信,“空气中总感觉到有一股焦味,刺激得眼睛、嗓子都疼。”她再次向记者求证,以确定短信所说的确实是假的。不止是短信,在网络上,类似的传言也在弥漫。“10月28日下午,南京栖霞区一根输送有毒、易燃易爆丙烯的钢管被挖断。顷刻间,大量气体喷涌而出。当地公安、消防、环保等部门近2万人紧急排险。”“听说是南京烷基苯厂发生了爆炸!”

在一些本地论坛上,记者看到不少标题耸人听闻的帖子,有的点击量上千,跟帖数百。这些帖子说得有鼻子有眼,时间、地点、事件等“新闻要素”一应俱全,而跟帖者有的附和有的否认,大部分则将信将疑,但没有一个权威的说法能让人信服。

前天夜间,快报热线接到上百条“线索”,市民们反映,栖霞区有化工厂发生“泄露”或“爆炸”。当记者核实消息来源时,打进热线的市民不是称“听说的”,就是“自己估计的”。由于无法确认信息的真实性,记者决定实地走访一番。

泰州网友

其实这已不是什么新鲜事,每年在收稻和收麦期间都会发生。昨天海陵区的能见度只有200米范围。空气质量极为恶劣,真希望党和政府能够彻底解决此事。

南京网友

昨晚南京市弥漫着强烈的烧焦气味,当时以为附近哪里失火了,一直到半夜家里都有很浓的气味,于是不放心四处看看。以往似乎没有这样的事件,今年搞大了。

镇江网友

眼睛都睁不开,开车路上轧死一只猫。

苏州网友

本人在农村生活多年,除非有很多秸秆集中在同时烧,否则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!

走访:化工厂一切正常

昨天下午,记者来到栖霞区迈皋桥附近,这里的能见度依然较低。然而在空气中,除了能嗅到淡淡的焦糊味外,并没有一些网友表述的“强烈的化工原料刺激味”。

“从28日就一直这样,一片雾蒙蒙的,生意都不好做。”记者在金陵石化炼油厂附近询问一些跑三轮车生意的司机,他们表示,近日一直在炼油厂附近活动,并没有闻到强烈的刺激性气味,也没有听说炼油厂发生原料泄漏的事。“要是真有什么事,我们不早跑了?还留在这里等着生病啊!”

随即,记者又来到南京烷基苯厂,厂区内都在正常运作。对于记者的来访,工厂门卫显得很诧异。“什么?怎么会有这样的谣言?不可能的事!”门卫告诉记者,厂里一直在正常上班,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事故。

“我一闻就知道是烧草的气味,不可能是化工原料。”家住烷基苯厂附近的一居民说,他居住在这里已经几十年了,对于化工原料的气味和其他气味能非常清晰地辨别出来。“况且不光是栖霞这边,整个南京城都是这个气味,所以我们住在这边的居民都不担心。”

为了更清楚地核实情况,昨天下午,记者分别联系了南京烷基苯厂办公室和金陵石化的工作人员。对于记者提出的“化工原料泄漏”一说,工作人员表示完全是谣言。据介绍,目前金陵石化下属的各化工企业生产状况均一切正常。

市民:政府最好出面辟谣

走访中,大多数市民表示,虽然早前收到了气象、电信部门联合发送的提醒、预警短信,但一些不知来源的谣言还是弄得他们有些担心。

“散布谣言的人也太不负责任了,有的还说得活灵活现的,说不定别有用心!”一位市民表示,虽然他自己也通过一些渠道求证消息是假的,但如果政府能在气象部门发布橙色预警消息的同时,及时出面辟谣,谣言也就不会有生存空间了。

快报记者 王觅